

新 月

第 二 卷 第 九 號

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

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日

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

本店蒙國內學者不棄，常承惠賜稿件，無任感謝。長篇鉅製，寄來時務請掛號，以免遺失。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。本店不能承印時，自當璧還，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，並附相當郵票，否則恕不能郵還，只得暫存敝處。

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

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，至爲銘感，惟有數事奉告，尙希原諒爲荷。(一)惠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，請勿寄交他人轉交，以免貽誤。(二)本刊收到稿件後，無論刊載與否，恕不能一一函復。(三)凡不刊載之稿，如欲寄回者，請預先注明，并附相當郵票，並請開明詳細住址，便當于最短期內璧還，否則不能照辦。(四)凡經刊載之稿，本刊略致薄酬，于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攜印鑑到本店領取，或由本店郵匯亦可，惟須請先爲聲明。

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

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

編輯者 梁實秋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 新月書店

價目				廣告刊例			
全年	半年	零售	國外加郵	特等	普通	通	等次
十二册	六册	每册	每册	封面裏面	封面裏面	封面裏面	地位
三元	一元六角	三角	六分	五十元	四十五元	三十五元	全
						十八元	半
						八元	面
							四分

(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)

(詳索簡索即寄)

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

梁實秋先生兩種批評

浪漫的與古典的

吳宓先生說：「……『浪漫的與古典的』一書，爲文雖僅九篇，而議論精湛，材料充實，爲現今中國文學批評界僅見之作。（文學批評之佳者，雖有零篇，未見專書，）故於其書出版伊始，樂得而介紹之。梁君自序中，謂曾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先生（Iving Babbit）研究西洋文學批評，乃能有今之著述，願深致謝云云。卽不見此序，而細讀梁君之書者，亦知其受白璧德先生之影響不少。然梁君之書，實有其見解獨到之處……」

實價五角半

文學的紀律

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，較「浪漫的與古典的」，「材料更爲豐富，態度更爲鮮明。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，我們也厭倦了，正好換換胃口，讀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。」

實價五角半

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

目錄

孫中山先生論自由·····	梁實秋
莊子·····	聞一多
一個星期六的下午·····	秋聲
械鬥(詩)·····	劉宇
法國支那學小史·····	幼椿譯
詩	
活該·····	徐志摩
一朵野花·····	陳漫哉

爲了你……………陳漫哉

你儘管……………陳漫哉

遲疑……………陳漫哉

一個信條……………劉 宇

這主張總得由我……………劉 宇

德國古民歌……………梁鎮譯

山花……………饒孟侃譯

詩人吳均……………朱東潤

勃萊克(中)……………邢鵬舉

零星……………實 秋

答魯迅先生

「資本家的走狗」

「無產階級文學」

孫中山先生論自由

梁實秋

一 民國十三年以前擁護自由

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動機是由於外戰失敗，清廷昏弱，民生凋敝。他最初的政治活動是加入興中會（一八九二年），興中會的主張是「以和平手段，漸進方法，請願於朝廷，俾倡行新政；其最要者，則在改行立憲政體，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。」孫先生這時候對於這種穩健派立憲派的主張是「深表同情」的，所以他加入了興中會。這時候孫先生對於清廷政治是極度的不滿，他所不滿的地方很多，其中有幾項特別值得我們現在的注意：

（一）「無論爲朝廷之事，爲國民之事，甚至爲地方之事，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。」這就是說，人民沒有言論自由，和參政權。

（二）「士人束髮受書後，所誦習者，不外四書五經，及其箋註之文字，然其中有不合於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任意刪節，或曲爲解說，以養成其盲從之性，學者如此，平民可知。」這就是說，人民沒有思想自由。（見「倫敦被難記」）

由此可知孫先生最初的政治活動，至少其一部分的意義，是對於當時思想言論不自由之一種

反抗。孫先生這時候採用的手段是和平的，『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』。一直到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以後，他纔改用了激烈的革命手段。但是孫先生對於『自由』一向是擁護的。在一九〇四年孫先生作『中國問題真解決』一篇文章，列舉滿清政府罪狀，其中第六條，便是『禁止言論自由』。可見孫先生當年是醉心『自由』的。

同盟會的成立在一九〇五年。這時候孫先生革命的目標略有一點改變。『興中會宣言』裏會章第二條規定宗旨是『聯絡中外有志華人，講求富強之學，以振興中華。』『同盟會宣言』的口吻便不同了。宣言開宗明義的說，『滌二百六十年之腥膻，復四千年之祖國，謀四萬萬人之福祉。』簡言之，孫先生這時候革命目標在於推翻滿清，所謂『殄除胡虜』者是也。所以興中會時代的革命不過是愛國運動，一致對外；同盟會時代的革命，則是對內的，要光復漢族的天下。

不過若說同盟會完全是種族革命運動，那也不合事實。『同盟會宣言』裏明白的說：

『前代革命，如有明及太平天國，祇以驅除光復自任，此外無所轉移；我等今日與前代殊，——於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之外，國體民生，尙當變更，雖經緯萬端，要其一貫之精神，則爲自由平等博愛』。

從這一年起，我們纔看出孫先生明明白白的一方面要推翻滿清，一方面要變更國體。尤可注意者，是孫先生提出了『自由平等博愛』的口號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孫先生被推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他的「就職宣言」的序文裏還有這樣的一句話：『廓治專制，鞏衛自由』。同時「布告各友邦書」裏還大書特書：『易君主政體以共和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憤也，天賦自由，絜想已夙』。這「天賦自由絜想已夙」八個字，便足以證明孫先生到了民國元年的時候，一面從事於實際的革命運動，一面並不會拋棄「自由」的觀念。

自從民國元年以後，孫先生所領導之革命運動常常陷於窘境，對付袁世凱，一次護法，二次護法，對付陸榮廷，對付陳炯明，煞費苦心。黨內黨外，危機四迫，這時候我們只看見孫先生拚命奮鬥，不常聽見孫先生擁護自由的言論了。但是有時在他的演說詞裏我們還可偶然聽到他的擁護自由的話，例如，民國十年十二月九日在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講，他說：

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，都有很好的文化，……爲甚麼近來二千多年沒有進步呢？推究這個原因，詳細的說，可分爲兩項：第一項是政治上的關係，從前政府做事是很寬大的，譬如「公天下」的時候，堯把天下讓到舜，舜把天下讓到禹，政府把天下的政權都可以讓到別人，其餘對於人民的事情，該是何等寬宏大量呢。就是「家天下」的時候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應乎人，弔民伐罪，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，所以人民便能夠自由去發展思想，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進步，到了後來，政府一天專制一天，不是焚書

坑儒，便是與文々獄，想種種方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，人民那裏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？

第二項是古今人求進步的方法不同，二三千年前求進步的方法，專靠實行。……到了後來，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，便是述而不作，坐而論道，把古人言行的文字，死讀死記，另外來解釋一次，或把古人的解釋，再來解釋一次，你一解釋過去，我一解釋過來，好像炒陳飯一樣，怎麼能夠有進步呢？」

從這一段文章看起來，孫先生還是贊成思想自由，反對盲從附和。

孫中山先生擁護自由的態度，始終不變，一直等到民國十三年，國民黨容納共產黨，全部改組，孫先生的態度爲之一變，這是極可注意的一件事。所以我們研究孫先生關於自由的議論，不能不分爲兩截來討論，十三年以前是一個階段，十三年以後是一個階段。這個階段不分清，我們不能明瞭孫先生的真態度。

二 民國十三年以後之反對自由

民國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作民權主義第二講，這一篇演講詞完全是發揮他對於自由的解釋，並且這解釋是他前此所未發表過的。

孫先生首先承認「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的所競爭的，沒有別的東西，就是爲自

由」。但是孫先生接着又說，「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，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」。這個態度真奇怪極了，和民國十三年以前的議論完全不同了。民國元年時所謂「天賦自由榮想已夙」的話，完全取消了！孫先生爲什麼在這時候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」呢？我把這一篇演講讀了不知多少遍，只能發現一個理由，這理由便是：「中國人的自由，老早是很充分了」。中國人的自由已經充分，當然用不着再爭。

何以見得「中國人的自由老是很充分」呢？孫先生沒有舉出事實來證明，先舉了一個妙譬：

「外國人說中國是一片散沙，究竟一片散沙的意思是甚麼呢？就是個個有自由，和人人有自由，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，所以成了一片散沙。」

「一片散沙論」證明了「中國人的自由老是很充分」。孫先生認定自由就是和「放蕩不羈」這個名詞相彷彿，「中國人的自由太多」，所以弄成一片散沙，所以不能抵抗列強侵略。

從歷史上觀察，孫先生也認爲中國人的自由很充分了。孫先生說：

「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，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，這自是難怪，至於中國學生，而竟忘却了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」這個先民的自由歌，却是大可怪的事！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，便知中國自古

以來，雖無自由之名，而確有自由之實，且極其充分，不必再去多求了。」

又說：

「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，誹謗者族，偶語者棄市，遂至促亡，以後歷朝政治，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。」

又說：

「中國人因爲自由過於充分，便不去理會」。

又說：

「中國人用不着自由，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，真可謂不識時務了」。

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從研究中國歷史而得到的結論。中國人「自古以來」就有「自由之實」，現在當然不必再爭；歐洲人可以爭自由，因爲他們沒有自由，——「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，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，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，也是很厲害的，人民是很難忍受的，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，不自由的地方極多，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，言論不自由，行動不自由」。孫先生認定中國「自古以來」（除了秦以外）自由很充分，人民有思想自由，言論自由，行動自由，所以現在「不主張以革命爭自由」。

孫先生並不是完全反對自由，這是要看清楚，他是主張「打破各人的自由，結成很堅固的團體」。自從民國十三年以後，孫先生特別的在團結上用功夫，他說：

『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？如果用個個人，就成一片散沙，萬不可再用個個人上去，要用到國家上去，個人不可太過自由，國家要得完全自由』。

三 我的解釋

綜觀孫中山先生對於自由的態度，十三年以前是贊成爭自由的，十三年以後是反對爭個人自由的。為什麼在十三年上孫先生的態度發生這樣大的突變呢？我以為有兩個解釋。

第一，是由於受了國內革命失敗的教訓。他在民權主義第二講裏說：

「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，發生自由的毛病，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，就是我們革命黨裏頭也有這種毛病，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，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。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，亦是為這個道理。當民國二年，袁世凱大借外債，不經國會通過，又殺宋教仁，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，我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去討袁，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，大家都是講自由，沒有團體……」。

孫先生把歷年革命不得成功的緣故，完全寫在自由的賬上，所以痛恨自由，認定了個人自由與團體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。要鞏固團體，便要部下絕對服從命令，便要各人犧牲個人的自由。

第二，是受了俄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影響。自從十三年容共以後，國民黨到處受了共產黨

理論的潛移默化，至今未能澄清。孫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裏屢次聲明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，在許多地方已無心中爲共產主義宣傳。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，孫先生在黃埔軍官學校演講，他說：

「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，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，衝破了政治團體。……大家都是爲個人爭自由平等，不爲團體爭自由平等。……俄國七年前的革命便徹底成功，這個原因，是在甚麼地方呢？簡而言之，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，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，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，完全消滅。因爲俄國有這種主張，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果，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革命之效力，還要宏大，成績還要圓滿。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，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，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，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，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，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，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，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，都貢獻到黨內，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。……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，就是我們的好模範。」這是孫先生公開承認要模倣俄國共產黨的理論，不過在上面這一段演說詞裏他是爲黃埔軍官說教，在三民主義演講詞裏，他便向全國人民說法了。

孫中山先生的議論有極可欽佩的地方，例如喚醒民衆鞏固團體的主張，在這一點上我們就是把他當做「革命聖人」也不算過分。但是談到自由一方面，可批評的地方不是沒有。三民主義自序裏說：

『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，觸類引申，匡補闕遺，更正條理，使成爲一完善之書，以作爲宣傳之課本』。

這就是作者歡迎批評的意思。所以我就大膽的於敘述孫先生的議論完畢以後，附帶着說說我的批評。

第一，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。中國人一片散沙，並不見得完全是由於「中國人的自由很充分」。這道理很明顯，試看歐美革命後爭得自由，何以又不曾有一片散沙的現象呢？中國人之缺乏團結力的原故，另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地理的歷史的種族的解釋，決不能隨隨便便的都算做「自由」的罪惡。

第二，中國人的自由是不是已經充分，是個疑問。從中國歷史上看，中國人從前還比較的一點消極的思想自由，但是身體自由言論自由便談不到。中國人民如今所享受的自由，還不如歐洲二百年前的狀況！孫中山先生生時，全國人民享到了什麼自由，民國十幾年來人民所享的自由和滿清時代有什麼分別？孫先生逝世後到現在，人民的自由又何曾增加？批評政治的報紙雜誌隨時有被禁止取締的危險，人民隨時有被黨部行政機關及軍隊逮捕的危險，

人民隨時有被拉去強充軍役的危險，人民的住房有隨時被軍隊侵佔的危險，人民隨時有被非法徵稅的危險。……那裏談得到自由？在中國真有自由的，只有做皇帝的，做總統的，做主席的，做委員的，以及軍長師長旅長，他們有徵稅的自由，發公債的自由，拘捕人民的自由，包辦言論的自由，隨時打仗的自由，自由真是充分極了！可是中國人民有什麼自由呢？

第三，一個革命黨對於黨內要施行嚴格的紀律，使成爲集團的力量，這是很對的，但這革命黨握到政權時是否可以對待黨員的手段來對待人民，這又是一個疑問。人民要求的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身體自由，在不得已的時候人民固然可以犧牲他的生命財產，貢獻給國家，但是如何平時就先定下一條原則強迫人民犧牲他們的自由呢？並且各人自由犧牲之後，不一定就有團體自由，十個奴隸加起來不是一個自由人。小民把思想言論身體的自由完全犧牲掉，怎見得就能抵抗列強侵略呢？

我的意見是，中國人民一方面亟須鞏固團體，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；一方面還是要爭自由的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身體自由，都不能放棄的。俄國式的暴政，還是歐美式的自由，這真一個途歧。願國人深長思之。

十九年，二月，十八日作。

莊子

聞一多

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」。（養生主）

一

莊子名周，宋之蒙人（₁）（今河南商丘縣東北）。宋在戰國時屬魏，魏郡大梁，因又稱梁。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諡，而則陽篇秋水篇選稱惠王的名字，又稱公子，山木篇又稱為王，養生主稱文惠君。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，現在姑且定為周烈王元年（前三七五）。他的卒年，馬敘倫定為赧王二十年（前二九五），大致是不錯的。

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稱為「仲父」，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「皆列第為上大夫」，荀卿只管「三為祭酒」，呂不韋的門下只管「珠履者三千人」——莊周居然窮困了一生，窮窶了一生。莊子外物篇說他「家貧，故往貸粟為監河侯」，山木篇說他「衣大布而補之，正糜係履而過魏王」。這兩件故事是否寓言，不得而知，然而拿這裏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，加在莊周身上，決不冤枉他。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才智，在當時，要交結王